

沸腾的母瑞山

■徐海鹰

我决意要走一趟母瑞山。

我喜欢信步山中,听流水潺潺与时光絮语,望繁星点点和山月清辉,那是被光点亮的灵魂。

环抱于青山绿水中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和革命烈士纪念碑,安然伫立在90多年前红军操练的山坡上,轻轻诉说着那段光辉历程。滚滚的母瑞河从纪念馆前静静流过,流淌着远去的红色记忆。高高的山坡上,一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字样的鲜艳红旗雕像在山上“迎风飘扬”,远远望去,似一簇革命火种在“熊熊燃烧”,它与晚霞相辉映,照亮着整个群山。纪念馆高岗上,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冯白驹雕像肃穆于此,他俩深邃坚毅的目光注视着连绵的母瑞山群岚,让人想起“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那份坚守,想起艰难岁月中顽强绽放的那一星微焰。

那是1928年底的一天,在滂沱大雨中,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带领600多名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渡过万泉河,挺进母瑞山,创建了琼崖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从此,琼崖红军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王文明牺牲后,冯白驹将军带领仅剩的百余人队伍,在深山



琼林猿趣(沙画)。 陈国婷 作

蟋蟀

■刘亚荣

家里来了蟋蟀。

周末,爱人不小心踩死了一只,甚觉难过。昨天半夜传来蟋蟀的乐声,吱吱吱吱……早起,睁开眼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它。它正以卫生间为舞台,自顾自地唱呢。这只蟋蟀黑褐色,伸着触角,一副雄赳赳的样子。我双手合起来,把它抄在手心,它没有刻意挣脱,也许知道我没有恶意。我嗓子疼得厉害,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又被它吵醒,真想把它扔到门外,开了门,又有点不舍,踌躇着,走到阳台,把蟋蟀放到花盆里。

同事曾养过一只小蟋蟀,名唤小二,颜色暗淡,个子极小,不及我家这只的三分之一。同事每天把蟋蟀背在包里,带到办公室,这小玩意儿很乖,整天也不叫,极爱甜瓜。我们几个吃甜瓜,每次都切一片给它留着。纵然觉得可爱,却也有烦人之处,去外地出差,同事也背着它,吵得另一同事一夜未眠。

蟋蟀在有的地方叫蛐蛐。在我心里,蟋蟀就是家里常见的小东西,与蝎子一样,斩不尽杀不绝的,没啥喜欢不喜欢的。我在乡医院工作时,看了《聊斋志异》,书里的蟋蟀叫促织。有的蟋蟀叫蟹壳青,有的叫梅花翅,苏州上方山的叫黄麻头。《促织》这篇我记忆犹新,里正成名之子因误伤蟋蟀而险些丧命,在昏迷中,变成了一只勇猛的蟋蟀,为其父免了死罪,并挣得一个衣食无虞的前程。其实,蒲松龄笔下的蟋蟀,就是一把老百姓的泪。时代背景是明正德年间,宫中斗蟋蟀成风,官宦



老林坚持艰苦斗争八个多月,最终只剩25人成功突围,再次保存了革命火种。突围出来的红军,经过休整、改编和队伍扩大,琼崖革命呈星火燎原之势,最终走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春时的母瑞山,莺飞草长,绿草茵茵,山里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山坳里长满了一种红色的小花,开在山岭开在坡上,红艳艳开满一地,鲜艳醒目。这是母瑞山特有的野兰花,冯白驹当年称之为“英雄花”,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中,它都顽强盛开不败。厚植一冬的老树此时也已苏醒,吐出新芽的橡胶树一片鹅黄,笔直高挺的槟榔树花蕾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清香,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清晨,山里的阳光最早照在王文明、冯白驹雕像上,他们迎着第一缕阳光,与群山共生辉。苗家集市喧嚣声早已催醒了山里寂静的小街,热闹而沸腾。山里云雾缭绕,湿了空气,凉了山风,吹得人人脸生凉。

母瑞河清澈而纯净,灵动而深邃。河边,一群勤劳的苗家女人在浣衣,一扭一翘,一蹲一立,生出万种风情。女人们聚集江边,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前俯后仰泼水狂欢……一江春水一江春景,欢了奔跑的小狗,醉

了扶犁的阿哥。

行走于母瑞山旷野上,看到最多的就是山旮旯里长满的一片片野芭蕉,还有迎风生长的野菜,这些野芭蕉、野菜在当年缺粮食时是红军的“救命粮”,冯白驹将其命名为“革命菜”。它帮助琼崖红军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我曾长时间凝视纪念馆大厅中那尊著名的“艰苦岁月”雕塑,令人心酸与共鸣:在战斗空隙,极度饥饿的小战士托着枪,紧紧依偎在老战士脚下,正聆听老战士吹响竹笛,饥渴交加中依然那么如痴如醉。头上是一轮大大的月亮,尽管明天可能战死沙场,红心永向党的小战士眼神却满是月圆人圆的美好憧憬。

苗族向导邓阿发带我攀登母瑞山南岭双灶村战斗遗址,在峰峦险要的半山腰,还隐隐可见一条当年红军修建的战壕掩体,在战壕边沿的崖石壁上,累累弹痕依稀可辨。我在灌木丛中拾到了几枚锈迹斑斑的机枪弹壳,我用衣袖轻轻擦拭着弹壳上的泥土,直至闪亮。凝视闪光的弹壳,我犹见那一幕惨烈的红军潭阻击战:1932年秋,国民党兵攻进母瑞山,为保护琼崖特委、琼苏政府和红军师部机关三大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在双灶

村养伤的18名红军伤员,接到阻击命令,带伤冲向战场。战士们在母瑞河的青龙潭(后改名红军潭)一带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惨烈激战,他们用大树、石头等作掩护,据险歼敌,同敌人周旋,战士们忍着饥饿,从早上打到黄昏,且战且退,最后弹尽粮绝。被步步紧逼到潭边的18名勇士三面受敌,一面临潭,别无退路之际,他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毅然决然砸断钢枪,从高高的山崖上纵身跳进深潭,壮烈牺牲。气急败坏的敌人向潭中投掷手榴弹,架起机枪向水潭猛烈扫射,红军的鲜血染红了青龙潭,染红了母瑞河,此时母瑞山河水日夜悲鸣,山林咆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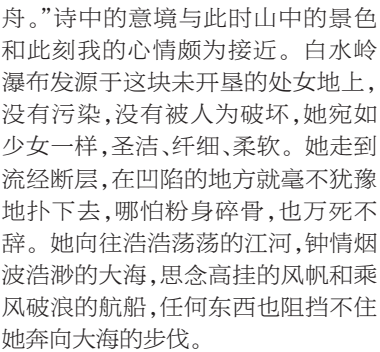
战争弥漫的硝烟早已消散,英魂未曾离去。近年来,母瑞山红色旅游小镇、母瑞山教育基地、革命烈士纪念馆、红军驿站、红军学校、红军广场、红军影院、红军旅馆、红军书屋相继建成,重现多处战争遗址,展现峥嵘岁月。母瑞山已成为坚持革命信念、传播革命精神、重走红军路的“打卡”网红点。

镇上,店铺林立,物产充盈,老区百姓生活富足,一座座苗寨建成美丽新村,人们告别土路,告别茅屋。

夜幕降临,落日与晚风热情相拥,星星探头注视着散步的人们。我漫步来到民宿示范点母瑞七队,一栋栋具有苗族格调的别致小别墅民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这里环境优美,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远处的群山隐隐绰绰,有无数个亮光在闪烁,那是守山巡护人的灯光,他们在守望着山的青翠,水的碧绿。

山月高挂,洒一地银光。广场上优美的音乐声回响在山谷中,一群身着苗族服饰的苗族姑娘在大舞台轻歌曼舞,彩灯与月光交相辉映。少男少女们给山里带来夜生活的时尚,也带来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

我想,几十年前,先烈们所追求和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的生活。



深秋时节,我们踏上了万宁西部这片洋溢着民族风情的土地。当汽车驶入三更罗镇三角水村后,我们踏上了蜿蜒的小径,在茂密的森林中穿梭,攀登陡峭的山冈,穿越翠绿的竹林,跨过潺潺的溪流,每个人都汗流浹背。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艰难跋涉,在距离白水岭瀑布大约五百米的地方,瀑布的轰鸣声渐渐清晰可闻。那声音,仿佛是波涛拍打礁石。我们循着声音继续前行,转过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道如白色缎带般的瀑布映入眼帘,它宛如少女肩头的飘带,从岩壁顶端倾泻而下,洋洋洒洒,在绿意葱茏的山谷中轻盈舞动。那瀑布沉稳而坚定的节奏,恰似山谷间奏响的一曲激昂交响乐章。

我跃过几块巨石,站在瀑布脚下的碎石斜坡上,仰望那水流从几十米高的悬崖飞泻而下,重重击打在石面上,溅起的水雾如烟似雾,弥漫在天空中,在日光下一片朦胧。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在阳光的映照下,宛如闪烁的珍珠,璀璨夺目。

尽管天气酷热难耐,但站在这瀑布旁,我却感受到了阵阵清凉。俯瞰瀑布下游,河水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逐级下跌,遇到岩石便分流而去,时而细水潺潺长流,时而汇聚成宽阔的河,在绿树与野花的点缀下,更显秀美与灵动。

此景此情,我想起唐代夏侯楚的诗《秋雾望庐山瀑布》:“常思瀑布幽,晴眺喜逢秋。一带连青嶂,千寻倒碧流。云应误鹤,翻浪定惊鸥。星浦虹初下,烽烟未收。岩高时震震,天净起悠悠。俯见朝宗日,还须济巨舟。”诗中的意境与此时山中的景色和此刻我的心情颇为接近。白水岭瀑布发源于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没有污染,没有被人破坏,她宛如少女一样,圣洁、纤细、柔软。她走到流经断层,在凹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扑下去,哪怕粉身碎骨,也万死不辞。她向往浩浩荡荡的江河,钟情烟波浩渺的大海,思念高挂的风帆和乘风破浪的航船,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住她奔向大海的步伐。

我靠近瀑布水潭边,一阵大风吹来,卷起的飞瀑朝我泼来,使我紧张退步。她的咆哮声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天地间好像只存下她的一片喧哗。我瞧着清冽的潭水,一群鱼儿在水底游弋,便将手伸入水中,鱼儿没有游走,反而亲昵地啃我的双手。我双手捧起水贴脸抹腮,清冷的河水使我暑热顿消。我环视四周,重峦叠嶂,形态各异的石头散落山谷两边,有石的地方就有青翠的树木和叫不出名的小花,那圆润光滑的巨石好像处于酣睡状态,而一棵棵绿树在舞蹈,一朵朵鲜花在欢笑,白的、红的与绿的颜色十分鲜明,呈现出山野独有的景色。芭蕉树伸长着长臂绿叶,在风中不停摇摆,好像为我们扇风。秋枫树撑起浓密荫凉的绿伞,为我们遮住烈日。我明白了,没有瀑布飘来的水汽滋润,哪有这绿水青山的胜状。

白水岭瀑布啊,想见您也不容易,不经过艰难的跋涉,只能仰天兴叹。虽然您这样的美,给人神清气爽的惬意,但游人毕竟是要走的。然而,如我这样的人会记住您的名字和妩媚的姿色,留下难忘的记忆。

一道暖流穿城过

■谢辉

一位欧洲跑者脚步慢了,眉头锁着。旁边一位南亚跑者察觉了,缓下来,用简单英语加手势问了问,从自己腰包掏出一个小包盐丸递过去。没多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这条路上,便是最扎实的依靠。

跑在前头的,是些精瘦的汉子,步子大,不知疲倦似的,很快成了远处跃动的小点。多数是寻常跑者,咬着牙,汗湿透衣衫,一步一步丈量着这座城。有位大哥,身材有点发福,T恤背后印着“跑赢昨天的自己”,跑得不快,但步子稳,呼呼哧哧的喘气声里,有股子倔劲儿。

我作为一个跑者,在我的眼里,路边的风景也在跑。老街坊阿公坐在骑楼下竹椅里,摇着芭蕉扇眯眼瞧;阿婆拎菜篮子,停下手指指点;小孩被大人抱着,瞪圆眼睛看着望不到头的热闹队伍,唧唧呀呀叫。他们未必懂什么配速、耐力,只知道这是件热闹的、有生气的好事,看着,心里也跟着欢喜。

四

医疗站的“白大褂”们静守守在路边,像这河流临时的岸。三十公里处,一个姑娘小腿抽筋,龇牙咧嘴挪到路边。医护人员立刻扶她坐下,揉捏、喷药、按摩。姑娘疼得眼泪打转,年轻医生手上不停,温声说:“没事,肌肉太紧了,放松,马上就好。你很棒,都跑到这儿了。”不过几分钟,姑娘站起来,活动活动,惊喜地笑了,朝医生用力点头,又慢慢跑起来。

三

这彩色的河里,淌着各样的面孔。有肤色黝黑、步子轻快的非洲跑者,像草原上的羚羊;有金发高鼻的欧美选手,神情专注;也有东南亚来的运动员,深棕色皮肤在日光下泛着健康的光。滨海大道折返点,

海口的冬天,是兑了蜜的。太阳明晃晃的,却不晒人,像隔了层纱,暖酥酥贴在人背上。风从海上过来,带着鲜腥的气儿,活泛得很,擦过街边的椰子树,叶子便哗啦啦地响,像给谁拍巴掌。2026年元旦前夕,国兴大道上一早便热闹开了。上万人聚在那儿,各色运动衫斑斓,一场冬季马拉松即将开始。枪一响,人潮就化作一条彩色的河。

这河淌得远——从美兰到琼山,过龙华再涌向秀英,足四十二公里有余。

一是凉的,人心是烫的。在一处长坡,我遇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子,怕有六十多了,独自推辆小三轮,车上摆个保温桶,桶边整整齐齐码着一小碗。桶身上贴张红纸:“免费姜茶,驱寒。”有个年轻跑者摆摆手,不要。老爷子也不劝,拿起碗,不急不忙倒了大半碗,他双手捧过去,只说:“坡长,喝一口,顺顺气。”年轻人愣了愣,接过来小心喝着。热茶下肚,他长长舒口气,朝老爷子鞠了个躬,转身又

发刊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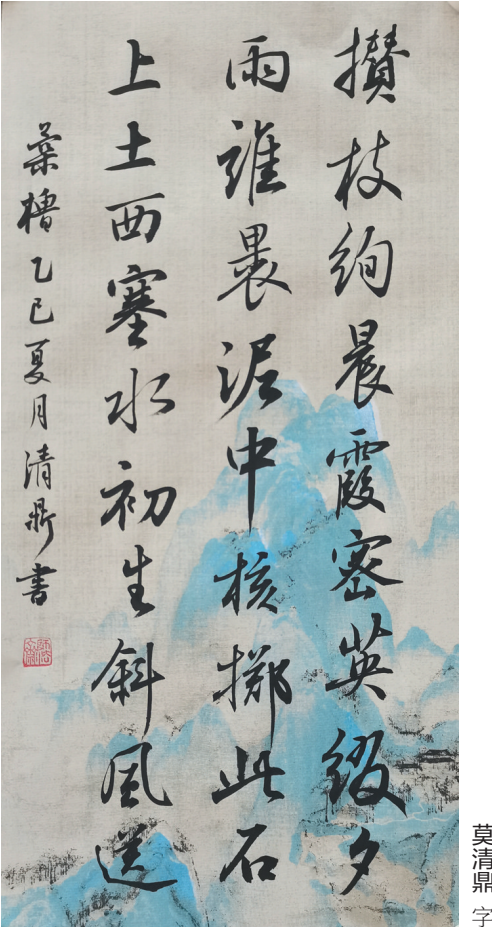
椰风拂卷,笔墨生香。在自贸港建设的风起云涌里,在海口街巷的烟火氤氲间,《椰城》今日与读者相见。

这片琼崖热土,曾见证苏东坡贬谪海南时的翰墨流芳,也曾孕育出一代代扎根本土的写作者。从五指山到万泉河、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到市井巷陌的家长里短、从黎村苗寨的风情到登家渔排的涛声帆影、从海口骑楼老街的斑驳砖瓦到江东新区的蓬勃生机……海南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值得书写的故事。

由海口市文联携海口市作协与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椰城》,以“深耕本土,面向全国,书写时代”为主旨,是一扇窗,推开它,可见海南的风土人情与发展脉动;是一座桥,架起它,联结广大作家的笔墨匠心与万千读者的共情共鸣。我们将为深耕乡土的创作者搭建舞台,让那些浸润着海风咸涩、带着烟火温度的文字,拥有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也将敞开怀抱,接纳全国作者的奇思妙文,让中华文学的根系,在传承与创新中愈发繁茂。

文字是时代的注脚,文学是城市的灵魂。愿每一期笔墨飘香的《椰城》,能凝聚起椰城文学的星火之力,让更多人看见海口的美与韵,听见本土创作者的期待与祝愿。

新年新气象,一纸墨香,与君同行。



莫清鼎 字